

出路

角色：

甲：一男子，約中年。

乙：一男子，青年。

第一景

(場景是一個房間，由三面牆圍成，後面那一面牆的中間靠頂端處有一個小窗口，窗口上有鐵條圍住。房間內靠舞台右方有一張單人床，床上有一條棉被和一個枕頭，擺放整齊。舞台左方有一張書桌，沒有檯燈，有一張椅子，都是最簡單的樣式，方向是面對觀眾。幕起時，甲正端坐在椅子上書寫，穿著十分整潔，髮型梳成光亮的西裝頭。寫了一下就把那張紙揉掉，又重新開始寫一張，同樣的動作反覆做了好幾遍。之後，乙從左方進入舞台，穿著不修邊幅，看起來有點髒，頭髮也十分凌亂。跌跌撞撞好像是被推進來的樣子。)

乙：(向甲打招呼)你好呀！(甲抬頭看了他一眼，面無表情，馬上低下頭書寫，繼續做著揉紙又重寫的動作。)

乙：(見甲不理，故作世故狀)請問，你怎麼稱呼？(甲仍然埋頭苦思)我說以後我們就算是室友了吧！以後還請你多多照顧，我第一次來，什麼規矩都不懂。
(甲作出苦思不出東西的痛苦表情)

(停頓)

(乙開始東張西望，先到甲的桌子旁邊繞來繞去，想看她寫了些什麼東西。)

甲：(突然反應激動，護著桌上的紙)走開！走開！

乙：(被嚇到)對不起！對不起！

(停頓)

(乙又開始東張西望，站在窗口下抬頭看了一陣子，好像看得出神，突然回

過神來，摸摸脖子，看起來很酸痛的感覺。接著又走到床邊，看起來很滿意的樣子，便躺上去不停翻滾。)

乙：真是天堂，我從來沒睡過這麼好睡的床。(不一會兒便把床弄得凌亂)這棉被和枕頭是你的嗎？(甲仍不理)是你帶進來的嗎？(甲依然不理)這裡好像不能帶東西進來吧？(說完突然作嘔吐狀，不過是乾嘔，並沒有吐出東西。)

甲：你怎麼了？

乙：(乾嘔完，表情舒服的樣子。)(停頓)你跟我說話了呀！我還一直想你都不理我的話，我在裡面的日子要無聊死了。

甲：你生病了嗎？他們太過份了！竟然讓我和一個有病的人一起住！這樣我怎麼能專心完成我的工作？

乙：我沒有生病呀！

甲：你剛才十分痛苦的樣子。

乙：沒有呀！我覺得很舒服！

甲：嘔吐一點也不舒服。

乙：我沒有嘔吐啊！

甲：你剛才說完話明明就嘔吐了。

乙：我剛才的話還沒說完咧！

甲：所以你承認你剛才嘔吐了嗎？

乙：我沒有嘔吐呀！那算是嘔吐嗎？我覺得那就像打呵欠一樣，打完覺得神清氣爽。

甲：打呵欠是人疲勞的訊息，好讓大腦補充氧氣。

乙：所以我才說我那和打呵欠是一樣的。

(停頓)

乙：對了，我剛才問你，這裡應該不准人帶東西進來吧？(甲沒反應)因為他們從我身上搜走了我本來想偷偷帶進來的東西。(說完又一陣乾嘔，讓甲又嚇了一大跳，一付怕被染上疾病的樣子。)

甲：你該不會得了絕症吧？

乙：(乾嘔完)真舒服。

甲：什麼東西？

乙：什麼什麼東西？

甲：你想帶的東西？

乙：世界地圖。

甲：你帶世界地圖幹嘛？

乙：以免我出去以後找不到回家的路。

甲：那你帶本地的地圖就可以了，何必帶世界地圖？

乙：本地的地圖？是哪裡？

(停頓)

甲：你叫什麼名字？

乙：(苦思一會兒)我不太確定。

甲：你從哪來的？

乙：(不在乎的樣子)我不知道。

(停頓)

乙：那你呢？

甲：什麼？

乙：你的名字？

甲：你不需要知道。

乙：為什麼？

甲：因為我明天就要出去了。

乙：(驚訝)真的嗎？你怎麼知道？

甲：他們說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停頓)

甲：你羨慕嗎？

乙：什麼？

甲：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乙：那...你要去哪裡？

(停頓)

甲：不過，我得先把這個完成。(指了指桌上的紙，之後趕緊埋頭苦思。)

乙：那些是你帶進來的嗎？(甲在苦思，沒聽到似的，寫了一下又揉掉，再重寫一張。)我說，(乙加大音量)那些是你帶進來的嗎？

甲：(抬頭)什麼東西？

乙：那些紙和筆。

甲：噢！不是，他們拿走我帶來的，換了這個給我。(說完趕緊埋頭苦思)

乙：那棉被和枕頭是你的嗎？

甲：(抬頭)不是，他們特地給我的。(說完趕緊埋頭苦思)

乙：你真愛乾淨。

甲：你說什麼？

乙：我說你一定很愛乾淨，剛才棉被折得整整齐齊，枕頭也沒有皺。

甲：那是因為我都没睡過。

乙：(驚訝)你不睡這那你睡那裡？

甲：(指著桌子)這裡。

乙：為什麼？

甲：反正我馬上就可以出去了。(停頓)而且，我怕我睡在床上，會沒辦法完成這
個東西。(指著桌上的紙，說完趕緊埋頭苦思。)

乙：你確定嗎？

甲：什麼？

乙：你確定你馬上就可以出去了嗎？

甲：他們是這麼說的。

乙：那你帶我一起出去吧！

甲：不行呀！

乙：為什麼？

甲：因為我們兩個都走了的話，誰留在這裡？

乙：有關係嗎？

甲：當然有，有人在看著這裡的，如果我們都走了，那些人怎麼辦？要看些什麼？

你不要一直打斷我。(說完趕緊埋頭苦思)

乙：(走到窗口下，往窗外的方向看。)外面的天色應該暗了吧？

(停頓)

乙：外面有些什麼東西？

(停頓)

乙：外面有人嗎？

(停頓)

乙：(突然驚訝)有隻老鼠！

甲：(放下筆)在哪裡呀？

乙：(失望)不見了。

甲：(失望)不見了嗎？

(停頓)

甲：你說老鼠從哪裡來的？

乙：我來不及看到。(說完一陣乾嘔)

甲：(好像習慣了似的，沒有被乾嘔嚇到。)真可惜。

乙：(乾嘔完)真舒服。

甲：我得趕快寫才行，不然我明天就要出去，會來不及。

乙：(看向窗外)好像看不到外面似的。

甲：別吵了，外面什麼也沒有。(說完趕緊埋頭苦思，寫一寫又揉掉。)

(突然燈熄)

乙：(黑暗中，聲音聽來像驚嚇到似的。)發生什麼事了？

甲：沒什麼，該睡了。

乙：晚上了嗎？

甲：不知道，睡覺時間到了。

乙：(聲音像是驚嚇已經平復)你寫完了嗎？

甲：還沒。今天還有些東西想寫。

乙：我還不想睡。

甲：我也是。

乙：那你打開桌子的檯燈吧！

甲：沒有檯燈。

乙：是嗎？

甲：我睡這就可以了，床給你睡吧！

乙：可以嗎？一起睡吧！擠一擠。

甲：不用了，我怕我睡在床上明天會忘記現在想到的東西。

乙：那好吧！謝謝。

甲：晚安。



第二景

(燈亮時，乙睡在床上，衣服變的比較整齊，頭髮依然凌亂。甲已經在桌子前書寫，衣服依然整齊，頭髮稍稍凌亂。床上已經沒有棉被。)

乙：(醒來，坐在床上，接著看到甲，嚇了一跳。)你是誰？

甲：(停止書寫，看到乙，也嚇了一跳。)你是誰？

乙：我昨天就在這裡了，你把我室友帶去哪裡了？你在這裡幹嘛？你在寫什麼？那是我室友的工作。

甲：這是我的工作！你是誰？你把我的棉被拿去哪裡了？你叫什麼名字？

乙：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甲：不用你管！

(停頓)

(甲又開始書寫，乙則走到窗口下，往窗外看。)

乙：今天窗外會有什麼？

甲：像昨天一樣什麼都沒有。

乙：啊！昨天也有人對我說過一樣的話。你說外面會不會有人呢？

甲：外面什麼都沒有。(不停書寫)

乙：我想知道你在寫什麼。

甲：(不停書寫)我還沒寫完。

乙：讓我看。

甲：(不停書寫)別吵。

乙：讓我看嘛！我沒有世界地圖讓我研究路線，有點無聊。

甲：(不停書寫)你要研究路線幹嘛？

乙：這樣等我出去才不會迷路。

甲：(不停書寫)小題大作，拿本地的地圖就好了，幹嘛拿世界地圖？

乙：啊！昨天也有人對我說一樣的話。那這裡是哪裡？(甲仍然不停書寫，沒有回答。乙忍不住一陣乾嘔。)

(停頓)

乙：(乾嘔完)真舒服。

甲：昨天也有個人不停地嘔吐。

乙：我這不是嘔吐。

甲：那你是在打呵欠嗎？

乙：你說得沒錯。

甲：真對不起，我幫不上你的忙。

乙：沒關係呀！我這個動作就像呼吸一樣重要，一天沒作就不舒服，不要覺得愧疚，我不是生病。

甲：我是說我沒辦法告訴你這是哪裡了。

乙：為什麼？

甲：因為我明天就要出去了。

乙：你怎麼知道？

甲：他們說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乙：那你出去以後不就可以告訴我這裡是哪裡了嗎？

甲：不行。我出去以後不會再來了。

乙：(失望)真可惜。

(停頓)

乙：我想看看你寫什麼。

甲：不行！

乙：為什麼？

甲：因為他們還沒看過，如果他們知道在拿給他們看以前就先給別人看過的話，
那我明天就別想出去了。

乙：為什麼？我只是看一下，不會告訴別人的。(說完便走過去要拿桌上的紙。)

甲：(保護紙)不行！(一陣搶奪)

乙：(搶到了，大聲朗讀。)人內在想掌控他人行為與意志的慾望(看了甲一眼，甲的樣子彷彿陷入絕望中)，遠比外表上叛逆的罪惡來得更大。(看了甲一眼)人所將自己的意識投射的信仰，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又看了甲一眼)人類對於抽象概念的愛，遠比對於有實體的人類的愛來得多。(停頓)人認知存在的強烈意志，經由肉體被消耗殆盡。(停頓)然而其實肉體並不生存，只是存在。(停頓)肉體的顯現為一種現象，其過程中不斷肯定與否定，建構和解構，而

認知真理。(停頓)一般人已經忽略了現象的要件。(停頓)被權力慾望侵占的意識，寄望由操作語言來操作他人。(停頓)存在的社會充滿人預先建立的教條。(停頓)客體的最大任務是，使用語言來對抗語言使用的優勢者。(停頓)知識為權力集中的體現。(停頓)權力系統運作的結果和其維護下發生的產物，為抽象概念的物質化。(停頓)客體最大的目標是，如何在被異化的現象下，造就自我異化，並且避免再現的暴力危機。

(停頓)

甲：(突然爆發)胡說！我寫的東西根本就不是這些！

乙：我可是照著念的！

甲：我寫的不是這些！

乙：(將紙塞給甲)你自己也念念看呀！

甲：(接過紙，開始朗讀，顯得小心翼翼。)冬天裡，人的情緒容易著涼。(停頓)毛皮大衣純粹用來裝飾怕裸露的身體。(停頓)微露的齒縫，讓語言失真。(停頓)墨鏡偽裝冷眼相待的禮節。(停頓)失溫的街道，多的是倉皇的過客。(停頓)乾淨的黑暗中，煙火展現不凡的身姿，在每個人心裡，開一朵花。(停頓)忘了迎接，燦爛之後的凋萎。

乙：胡說！你哪是寫這些？

甲：我是照著念的。

乙：(搶過紙)你明明是寫，(朗讀) 人內在想掌控他人行為與意志的慾望...

甲：(搶回來)才怪，我是寫，(朗讀) 冬天裡，人的情緒容易著涼...

乙：(搶過紙)才不是！

甲：(想搶回來)是！(兩個人爭著那張紙，搶了一陣子之後，兩人都鬆手，紙掉在

地上。)

乙：知道寫些什麼又怎樣？

甲：我們還是不要吵架比較好。

乙：為什麼？

甲：因為有人在看，如果我們兩個吵架，會比較好看。

乙：那我們合好吧！

甲：反正寫了什麼也不代表什麼。

(停頓)

乙：(驚訝)有一隻老鼠！

甲：(驚訝)在哪裡？

乙：不見了。

甲：去哪裡了？

乙：我來不及看。

甲：(失望)是嗎？

乙：你說這裡面是不是有個老鼠洞呀？

甲：我不知道。(甲說完，乙一陣乾嘔。)

(停頓)

乙：你不寫了嗎？

甲：我寫完了。

乙：可是我剛才沒念到有結尾的感覺。

甲：我已經不知道要寫些什麼。

(停頓)

乙：(看向窗外)不知道外面有什麼？

甲：外面什麼都沒有。

乙：但是我聽到海的聲音。

甲：不可能。

乙：但是我聽到鳥叫聲。

甲：不可能。

乙：但是我聽到小孩玩鬧的聲音。

甲：不可能。

乙：(失望)是嗎？

(停頓)

乙：知識份子。

甲：什麼？

乙：知識份子不是指念過書的人，而是指有發出問題的能力的人。

甲：什麼？

乙：我說，知識份子不是指念過書的人，而是指有發出問題的能力的人，不容易被收買或合作的人。

甲：(約過了兩三秒)什麼？你痛恨念書，被收買而失去聲音，被強迫與人合作嗎？

乙：我是說，知識份子不是指念過書的人，而是指有發出問題的能力的人，不容易被收買或合作的人。

甲：(約過了兩三秒)什麼？你是說，你痛恨專業，專業是壓力下的被動產物？

乙：不是啦！(有點不耐煩)你怎麼越說越誇張。我是說，知識份子不是指念過書的人，而是指有發出問題的能力的人，不容易被收買或合作的人。

(停頓)

乙：你聽見了沒？

甲：(約過了兩秒)你說什麼？

乙：我說，你聽見了沒？你為什麼慢半拍？

甲：(約過了兩三秒)你說我慢半拍？我沒有呀！

乙：明明有。

甲：(約過了兩三秒)我都有馬上回答你。

(停頓)

乙：你說這是什麼？(手指著椅子)

甲：這是椅子。

乙：這不是椅子。

甲：這明明就是椅子。

乙：這樣不行，不先拋棄舊的意識的話，是沒辦法建立新的知識的。

甲：(生氣地)但是這明明就是椅子。

乙：我知道。

甲：那你剛才還說這不是椅子！

乙：我的意思是，我們最好不要一開始就認定這是張椅子。

(停頓)

甲：我們最好不要吵架。

乙：(四處張望)我怎麼沒看到有人，在哪裡？

甲：反正，就是有人在看。

乙：我不喜歡這樣被別人看。

甲：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這是我們的使命。

乙：什麼使命？

(停頓)

乙：(看向窗外)我想知道窗外有什麼。

甲：對不起，我不能幫你。

乙：為什麼？

甲：因為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乙：為什麼？

甲：因為他們說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乙：(撿起地上的紙)那你要好好保管，你不是要寫完才能出去的嗎？如果弄不見就糟了，就不能出去了。

甲：(接過手，放在桌上)謝謝。

乙：那我們算是合好了。

甲：我們沒有翻過臉。

(停頓)

乙：(站貼著牆邊)你來幫我。

甲：你在幹嘛？

乙：量身高。

甲：怎麼幫你？

乙：幫我在牆上畫條線。

甲：(一邊畫一邊說)你作記號幹嘛？

乙：留作記念，看看明天和今天會有什麼不一樣。(作完記號，乙坐回床上，甲

坐在椅子上。)

甲：會有什麼不一樣，才一天。(燈突然熄)該睡了。

乙：(黑暗中，一陣乾嘔的聲音，乾嘔完後)舒服多了。

第三景

(燈亮時，乙坐在床上，床上仍然沒有棉被，但是枕頭也不見了，乙的衣服換了款式，上半身乾淨，但是下半身有點髒，頭髮依然凌亂。甲則坐在椅子上，頭髮整齊，但是衣服凌亂，看起來像是睡著的，桌子已經不在。甲伸了伸懶腰。)

乙：你醒了。

甲：我沒睡。

乙：你看起來有睡。

甲：(驚訝)桌子呢？

乙：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時候，它已經不在了。

甲：(東張西望)筆呢？紙呢？

乙：我不知道。

甲：(絕望的樣子)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停頓)

甲：(突然驚訝)你的衣服怎麼換了？

乙：我拿我本來的衣服去換世界地圖了。

甲：(顯得有興趣)在哪裡？

乙：他們還沒給我。

甲：他們什麼時候會給你？

乙：我不知道。(說完一陣乾嘔)

甲：不趕快拿到的話...

乙：(乾嘔完)舒服多了。

甲：我就沒機會看了。

乙：為什麼？

甲：因為他們說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乙：那你可以帶我一起出去嗎？

甲：不行。

乙：可是我有地圖。

甲：你沒有指南針。

乙：就因為我沒有指南針你就不肯帶我出去嗎？

甲：當然不是。

乙：那是為什麼？

甲：我們不能兩個同時離開，你知道的。

乙：但是我沒看到有什麼人在看我們。

甲：雖然你沒看到，這是我們的使命。

(停頓)

乙：(驚訝)有一隻老鼠！

甲：(驚訝)在哪裡？

乙：不見了。

甲：(失望)是嗎？

乙：你說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老鼠洞？

甲：可能有吧！

乙：你說那個老鼠洞有可能在哪裡？

甲：我不知道。

(停頓)

乙：來幫我。(站到牆邊)

甲：幹嘛？

乙：來幫我看看，我有沒有比昨天高。

甲：怎麼可能，才過一天而已。

乙：來幫我看看嘛！

甲：(懶散地起身，看一看之後嚇了一跳)怎麼可能？

乙：怎樣？

甲：比昨天畫的記號還高！

乙：我就知道。(說完一陣乾嘔)

甲：難道我昨天作記號的時候沒作好嗎？

乙：(乾嘔完)舒服多了。

甲：不可能。

乙：這是事實。

甲：我不相信。

乙：你親眼看到了。

甲：不可能，一定是記號有問題。

乙：是你作的記號。

甲：我還是不相信。

乙：你是不相信你的眼睛，還是手？

(停頓)

(甲坐回椅子上，沉思狀，乙則走來走去，東張西望，最後還是停在窗口下的位子，往窗外看去。)

乙：你說外面有什麼？

甲：我永遠都不會知道。

乙：但是你說，他們說你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甲：那麼，或許我明天就會知道了。

乙：我覺得我聽到海的聲音。

甲：可能外面有海。

乙：我覺得我聽到鳥叫聲。

甲：可能窗外有小鳥。

乙：我覺得我聽到小孩玩耍的聲音。

甲：那可能外面有小孩。

(停頓)

乙：你說這裡是不是有個老鼠洞？

甲：有可能。

乙：我們來找找看好不好？

甲：為什麼？

乙：難道你不想知道，牠是從哪裡來的？或是，牠到底往哪裡去了？

甲：(想了一下)有點想。

乙：那我們來找找看吧！

甲：這裡就這麼一點大。

乙：或許，我們可以把床搬開來看看。

甲：說不定藏在後面。

乙：(一陣乾嘔，乾嘔完)我有點興奮。

(突然燈熄)

乙：今天的燈是不是熄的有點早？

甲：我也這麼覺得。

乙：黑暗中也找不到老鼠洞的。

甲：我們可以明天再找。

乙：但是你說，他們說你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甲：有可能。

(停頓)

甲：我還是會陪你找的。

乙：那……我們就明天再找吧！

〈幕落〉